



麻
雀
／
001



燕
子
／
009



伯
劳
／
017

喜
鹊

／
026



灰
喜
鹊

／
034



乌
鸦

／
044



目 录



松
鸦
—
053



乌
鸫
—
062



鹊
鸲
—
072

八

哥
—
080



鹈

哥
—
089



画

眉
—
097



灰
棕
鸟

—
105





云
雀
／
113



黄
鹂
／
122



黄
雀
／
130



绣
眼
／
138

白
头
翁

／
146



苇
莺

／
154



震
旦
鸦
雀

／
166



麻



雀

刚搬进新居时间不久，我们就迎来了邻居——麻雀，我们一家住在屋内，它们一家住在屋外，和我们仅有一纸之隔。当初建房时预留的空调洞，因为暂时没有用上，我们就用纸把房间里的一头糊了起来，麻雀一家从外面搬来些软草和羽毛之类，没经过我们同意就在洞里安了家。这样一来，它们和我们，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紧壁

邻居，我们说什么话，它们能够听到，它们说什么话，我们也听得很清楚，只是因为语言不通，彼此之间并无戒备，该说什么就说什么，谁都不用害怕谁会泄露谁的隐私。实际上，它们一家是我的房客，只是我们免收了它们的房租——想收也收不到。好在它们也很自觉，每天都免费为我们叫早，作为我们免费为它们提供住所的补偿。自打它们一家住进来之后，我就再也不用担心因睡过了头而上班迟到，每天早晨，我总是在晨曦初露时被它们叽叽喳喳的吵闹声叫醒。我对爱人说，这样也好，省了买闹钟的钱。

认真想一想，麻雀还真是跟我们人类最亲近的鸟。我们这栋楼上，还是有一些模样很漂亮，叫声也很好听的鸟的，不过它们无一例外地都住在做工很讲究的笼子里，吃着主人从宠物商店买来的专用食物，接受着主人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只是如果哪天主人一不小心把笼门打开，它们就会义无反顾

顾地冲出鸟笼，一去不回头，根本不顾及主人对它们多日养护的情意。而这些麻雀，却是想赶都赶不走的，小时候，场上晒粮食的时候，它们就像一群小赖皮，刚刚挥着竹竿把它们赶走，过一阵子，又三五成群，厚着脸皮飞回来了，让你急不得，恼不得。

我出生得晚，没能赶上那场声势浩大的“除四害”运动，听我母亲说，她上初中的时候，麻雀被宣布为“四害”之一，说是会偷吃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跟那贼头贼脑的老鼠一样，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她向我描述过当年集中消灭麻雀的盛况，听来真是惊心动魄，又让人热血沸腾。她说，村里大队喇叭里提前几天就通知某一日统一行动，要生产队的各位社员准备好各种能够发出响声的用具，连上学的孩子也在老师的督促下带了脸盆锅铲等。到了那天，大队喇叭里一声令下，鸟铳、鞭炮一起炸响，就像晴空里响起霹雳一样吓人，所有能发出响声的东西都被人们用了起来，大鼓、铜锣、

铁片、瓷盆，有的人甚至把烧饭的锅都提了出来，敲啊，打啊，尖叫啊，个个都像发了疯一样，尖锐的噪声一浪高过一浪。那些可怜的麻雀被从窝里、草丛里、房顶上、树梢上惊起，在空中东一头西一头地飞来撞去，好多麻雀就这样有的被撞死，有的被吓死的，更多的是因为被惊吓不能落下歇脚，飞到最后，实在不能坚持，就从空中一头栽到了地上，生生被累死了。那天晚上清点“胜利果实”，集中到一起的死麻雀堆得就像一座小山一样。

好在时间不长就有专家出来说，麻雀的食谱并不以谷物为主，它的口粮里的主要成分还是各种害虫，对农民来说，是利大于弊。人们一听这话，知道冤枉了麻雀，才赶紧把它从“四害”的行列中开除，停止了对麻雀的“剿杀”行动，这样，麻雀才侥幸逃脱了被灭绝的命运。

到我出生以后并开始记事时起，麻雀又成群结队地在庄子上到处蹦跳、叽叽喳喳了，好像压根就

忘了十几年前人们对它们的所作所为了。从这一点来看，麻雀是一种不记仇的鸟，或者说，是一种没记性的鸟，像是大人说小孩子：属老鼠的，爪子一落地就忘记了。古人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好像对麻雀和燕子之类颇有微词，说它们没远大志向，整天就知道围着村子转，不知道天外有天。我却很喜欢它们，就像喜欢那些知足常乐的小人物，小人物自有小人物的快乐，麻雀亦是。

想来想去，小时候我最先认识的鸟，就是这种头圆、尾短、喙呈圆锥状、头顶和颈部栗褐色、背面褐色杂有黑褐色斑点、尾羽暗褐色、翅膀短小、不能远飞、善于跳跃的麻雀了，也只有这种鸟，在村庄上才最多，经常会在喂家里的那群鸡鸭时从屋顶上飞下来捡些蹦到远处的谷物吃。小时候，我听庄子上的老人说，要是能看到麻雀两脚一前一后走路而不是蹦跳，以后会是贵人，我就多了个心眼，一有机会就看麻雀走路，可是看来看去，麻雀在我

的眼前只会蹦跳，一次都不走给我看，真是不给我面子。

庄子上有些调皮“猴子”有掏鸟窝的嗜好，他们最爱掏的就是麻雀的窝了，这也难怪，麻雀把家安在人家的屋檐下面，不像喜鹊那些鸟在高高的树顶搭窝，孩子爬上去不小心摔下来就会有生命危险。我看他们把那些有着褐色斑点的鸟蛋掏出来，然后损坏，就觉得这些家伙很可恶；有时他们还能掏出一些刚出壳不久的小麻雀，眼还没有睁，浑身红通通的，还没长出毛来，嗷嗷地张着黄嘴丫，看到这些，我浑身又会暴起一层鸡皮疙瘩；还有一回，我见他们从鸟窝里拖出一条赤链蛇来，吓得那帮坏小子一蹦老高，就很痛快，心想：该！谁让你们没事就掏鸟窝。不过，这样的坏事女孩子一般是不会去干的，即使是那个爬高上低被人叫作“假小子”的二丫，也轻易不去碰这麻雀，因为大人说了，玩麻雀脸上是要起雀斑的。脸上长雀斑多难看啊，“假小



麻雀：雀形目文鸟科麻雀属，
亦叫北国鸟。

子”毕竟不是真小子嘛，再怎么疯，骨子里还是有着女孩爱美的天性的。

更多的时候，我们和麻雀和平共处，小孩子们在场院上玩游戏的时候，麻雀们也在不远处蹦蹦跳跳，看起来，就像相处和睦的一家人。

我很喜欢京郊一带的人对麻雀的称呼——家雀（巧）儿，听着这样的称呼，就好像在听邻居叫自家的孩子，很是亲切。所以现在它们把窝做在我家的空调洞里，我就觉得它们给了我面子，虽然有时它们的叽叽喳喳也是一种聒噪，但谁又能说经常听听这些聒噪不是一种幸福呢？

燕



子

这个春天，风，和暖，轻柔；阳光，明媚，热烈；花，开得艳，香，且葳蕤；柳条，也绿，柳丝垂到水面上，像无数双温柔的手轻抚，拂得人心痒痒的；麻雀在窗台上一刻都不肯安静，来回蹦着跳着，嘴里不停地叽叽喳喳——一切都很美好的样子。然而我并不十分快乐，坐在临窗的办公桌前，望着窗外的电线发愣，心里总

像少了点什么似的，没着没落，打不到底。

有那么一刹那，我似乎看见一道黑色的影子从眼前一闪而过，像是电光石火，倏忽而逝。虽然这只是个幻觉，却让我一下子便找到了郁郁寡欢的原因，是的，是燕子，这个黑衣栗头白肚皮的精灵，已经好几年没在我的眼前出现了。

在乡下，燕子应该算是跟人最为亲近的一种鸟了，要不，人们也不会把房子借给它们住，允许它们登堂入室。而燕子呢？也只有这种鸟，才敢把窝垒在人的家里，却不用担心人的伤害，毫无戒备地在房梁上衔泥搭窝，产蛋育雏，人与鸟共处一室，其乐融融。这样的相互信任，在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绝无仅有，所以，人们又把这种鸟叫作“家燕”，把它们当成了家庭中的成员，并不见外。

我小的时候，学会的第一首歌谣就是那首“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女儿长到我当年那么大的时候，也会唱这首歌，但她却没我

幸运，可以那么近距离地和燕子相处。她从小到大都没住过农村的茅草房，甚至是起脊的房子。城市里平顶的楼房，燕子没法在天花板上搭窝，况且，即使燕子可以在这样的房屋中找到落脚的地点，也找不到进出的房门，城市里每家每户随手关闭的防盗门，阻断了人与鸟交流的通道。而在我乡下老家，每家每户房屋靠近大门顶部的一侧墙壁上，总会留有一个碗口大小的洞，这是专为燕子预留的通道，即使这家人都下湖干活或者上学读书去了，大门因为无人在家而紧锁起来，燕子也不用发愁找不到回家的路。

一到春天，我们会唱那首小燕子的歌，盼着小燕子早点儿飞回来，这固然有花衣裳的缘故，花衣裳谁不喜欢呢？小燕子都有得穿，我们当然也想要，但是重要的还不在这里，重要的是，燕子一飞回来，我们就可以甩掉穿了一个寒冬的笨重的老棉袄、老棉裤了，一身单衣，浑身上下透着轻快，张

开双臂，和春阳拥抱，在村头的场院、家旁的小路上疯跑，心情好得仿佛自己也跟小燕子一样，长出了翅膀。

在乡下，燕子是一种人人都喜欢的鸟，大人喜欢，小孩子也喜欢，所以乡下叫作燕子的女孩特别多（后来才知道，城里女孩叫这个名字的也不少）。小孩子们的喜欢不需要任何道理，只要好看，或者好玩，就足够了，长相那么俊俏的小燕子，小孩子不喜欢才怪。大人喜欢它，除了它长相漂亮、专吃害虫外，大约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来自乡下的一个传说，说是燕子只住好人家。不知道燕子自己清不清楚，它在无意中竟充当了衡量一家人好坏的标尺。所以，燕子把窝搭到谁家，谁家都会很高兴，不要说大人不会干出捣了燕窝的事情，就连小孩子，也会受到警告，说是小燕子玩不得，谁要是伤了小燕子，老燕子就会诅咒他，这样就会有生命危险。好嘛，玩小麻雀只会脸上长雀斑，最

多就是不好看一点儿，而伤了小燕子，付出的却是生命的代价，所以，即使是再调皮的小孩，当他想要动手逮一只这种小精灵玩玩的时候，一想起大人的话，也要左右权衡一下，终是觉得对于这种小鸟，还是只用眼看看的好。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家从老宅子里搬出来，父亲请了亲戚、邻居盖了新房子，算是真正意义上独立撑起了一个新门户，几年以后，燕子才肯进我这新家的门。不知道对于燕子来说，是不是只有那些经历了一些岁月沧桑的房子才更可靠些，譬如朋友，也是老的好。记得那天燕子夫妇来我家考察房子的时候，母亲很是高兴，脸上整天都挂着喜气，红扑扑的，人也显得特有精神，像是真的遇上了什么喜事，我想那个时候如果通信也像如今这样发达，母亲肯定会立马就给在远方工作的父亲拨个电话，报告这一喜讯。

暑假的时候，父亲回家看到燕子窝已经垒在堂

屋的房梁上，几只燕子不知疲倦地飞进飞出，也很高兴，特意用高粱苗秆穿了个小匾，悬挂在燕子窝的下方，一来可以防止还没长齐羽毛的小燕子不小心从窝里掉下来摔死，二来可以承接燕子的粪便，不至于弄得满屋都是。

没事的时候，我喜欢看燕子飞翔，它们飞翔的姿态真是美妙无比，那对又窄又长的翅膀，飞行时好似两把锋利的镰刀，割得空气嗖嗖作响，动作快得像一支刚离弦的箭，“叽——”的一声发射出去，让人猝不及防，它们是我见过的所有飞鸟中体态最为轻盈、动作最为灵活的一种了。后来听人说大鼓书，我得知民国时期有个姓李行三的侠盗，专门劫富济贫，他最拿手的功夫就是轻功，飞檐走壁，如履平地，人送外号“燕子李三”，觉得用这种鸟来形容他，真是再恰当不过。电影《卧虎藏龙》中，李慕白和玉蛟龙在宏村的月沼上所露的那手功夫，叫作“燕子三抄水”，也很形象传神。



燕子：雀形目燕科。
体型小，翅尖长，尾叉形。
背羽大都呈蓝黑色，
因此，古时把它叫作玄鸟。

燕子是一种恋旧的鸟，秋天来临的时候，它们携儿带女飞向南方（关于这个特性，鸟类学家解释说是因为燕子只吃飞的昆虫，而天气变冷以后，北方就没有飞虫供它食用了，为了生存，它们不得已成了鸟类家族中的“游牧民族”），而第二年的春天，它们历经千辛万苦，必定还要飞回去年的旧巢。古人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头年秋天把一只燕子剪了脚爪放飞，第二年的春天，这只缺了脚爪的燕子，果然又出现在了旧巢中。

而我离开故乡多年，也像一只迁徙的燕子，在外流浪，却不能像真正的燕子一样，每年都能回老家看上一趟，想想也很怅然。所以，在这个燕归来的季节，我就特想见到这种有情有义的鸟，可是，在这个高楼林立的城市，我到哪儿去寻找它们的身影？